

特約撰述

# 伊拉克戰爭與自由世界秩序之衰退

## The Iraq Wa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Richard Jackson<sup>1</sup>

The University of Otago, New Zealand

richard.jackson@otago.ac.nz

### 壹、西方主導世界秩序之衰退

自由國際秩序之衰退是當前國際政治學學者間激烈辯論之議題。在這些辯論中，有兩個重要問題引人關注：首先，自由國際秩序是否真實存在衰退或面臨風險？其次，倘若確實如此，此一衰退又是何時開始以及由於何種原因所致？

本文擬提出一個觀點，即從美國主導之反恐戰爭開始以降，針對全球事件與趨勢之分析皆強烈暗示：西方主導之自由國際秩序正在瓦解，並且一個「後自由主義之世界秩序」正取而代之。自由秩序之衰退跡象包括俄羅斯決定於 2022 年入侵烏克蘭，公然抵抗北約及西方國家，以及中國日益明顯地侵入西方國家勢力範圍，特別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相較不明顯的例證，則體現於世界各地國家及社會悄悄地拆除殖民主義之遺產，例如加勒比海國家退出大英國協的行動。本文認為，自由秩序之衰退可以追溯到 2003 年 3 月美國入

---

<sup>1</sup> 本研究為國科會 112 年延攬客座科技人才補助，計畫編號：112-2811-H-005-002-1

侵並佔領伊拉克之災難性決定。

## 貳、伊拉克戰爭之負面效應

入侵伊拉克之決策係受到一連串獨特、偶然的情勢與結構性因素所驅動，其中包括：George W. Bush 而非 Al Gore 當選總統、911 事件產生之心理衝擊、新保守主義遊說團體崛起與其所帶來之政治影響力、美國於中東地區之地緣戰略利益與目標，以及美國文化中關於「美國例外主義」的持久神話、美國全球領導權之必要性與暴力的救贖力量等，這些因素使當時政策制定者對違抗聯合國與廣大國際社會所產生之風險與潛在後果視而不見，他們決定入侵一個脆弱的國家，儘管後者長期作為美國制衡伊朗等區域戰略競爭對手的工具，且並未對美國構成直接安全威脅。

入侵伊拉克的決定為美國於隨後 20 年全球領導地位下降，埋下關鍵種子。首先，美國在聯合國未批准的情形入侵伊拉克，依據捏造之假情報，以「預防性戰爭」此類虛假法律理由執行行動，破壞了其曾經主導建立之自由全球治理結構的法律規範基礎，致使聯合國安全體系以及武裝衝突法之削弱，最終種下俄羅斯做出於 2022 年入侵烏克蘭決定的種子。無論有意或無意，美國於伊拉克的行動向世界發出訊號，自由國際秩序之規則、規範及程序在國家安全訴求面前不再神聖不可侵犯，也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尤其是強國，可以無視自由秩序之規範性共識。

其次，美國在占領伊拉克期間，參與一系列廣為人知的人權侵犯行為，損害其作為人權、自由與民主捍衛者之聲譽。除了入侵及隨後叛亂造成數十萬平民傷亡之外，關塔那摩灣設施（Guantanamo

Bay) 醜聞、阿布格萊布監獄 (Abu Ghraib) 之廣泛使用酷刑、對平民日常殺戮、無人機襲擊與特殊引渡計劃等，皆表明美國願意為狹隘之國家安全概念而犧牲其道德領導地位與自稱之價值觀。假使美國可以於世界任何地方針對恐怖分子嫌疑人任意進行拷打、無審判處決、綁架及虐待，甚至包括本國公民，那麼美國有何權利宣稱自己仍是自由國際秩序的領導者？若美國於自身行為中忽視這些道德標準，那又如何能假設自己有權力來強制其他國家遵守？

第三，美國未能擊敗伊拉克之叛亂、減少國際恐怖主義或在伊拉克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這令人震驚地揭示美國軍事力量之局限性。事實上叛亂份子於伊拉克之勝利，以及塔利班於阿富汗之成功，再次證明無論一個超級大國擁有多大之軍事優勢，當地叛亂份子仍可能將其擊敗。因此美國當前處於一個自相矛盾的境地，即美國擁有在任何時候對世界各地進行軍事打擊的能力，但其發揮的真實力量或其所造成的影響力卻處於歷史的最低點。這是因為其無法成功佔領領土、重建國家或社會，亦無法實現美國所宣稱之政治或戰略目標。或許更重要的是，對手與反對者不再被美國的軍事能力所懾服。換言之，伊拉克戰爭不僅顯示出美國是一個紙老虎，並使人們對美國領導自由國際秩序或保證其繼續存在以應對挑戰的能力產生嚴重懷疑。

簡言之，在伊拉克進行政權更迭與國家建設之決定，為國際自由秩序最終瓦解埋下種子。美國曾經對全球政治擁有之影響力已被其在伊拉克與阿富汗之命運所打破，包括中國、俄羅斯等大國競爭對手，以及其他許多主要是後殖民國家，現今皆愈加願意且更加大膽地追求更獨立的道路，試圖打造自身命運。

### 參、不確定之未來

從本質而言，國際秩序正處於一個間歇期，一個向後自由主義與非西方主導之世界秩序過渡的階段。新國際秩序的輪廓與框架尚不明確，但當前時刻面臨諸多危險，包括大國衝突、軍備競賽、核競爭、貿易戰與不斷升級緊張局勢之風險。除了前述地緣政治之不確定性，日益嚴重的氣候危機，再加上若干前所未有之事件（如流行病與新技術崛起）刺激，或將帶來巨大的集體挑戰。

在國際體系需要高度多邊合作與協調之集體行動以應對地球所面臨多重危機的重要時刻，不幸的是，自由秩序之瓦解也在這個最壞的時刻到來，二十年過去，整個世界現在不得不吞下美國決定入侵伊拉克的苦果。

（翻譯：賈人山）